

通鑑紀事本末

六十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五

南詔歸附

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秋九月戊午冊南詔蒙歸義為雲南王歸義之先本哀牢夷地居姚州之西東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曰蒙舍曰蒙越曰越折曰浪穹曰樣備曰越澹兵力相埒莫能相壹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高宗時蒙舍細奴邏初入朝細奴邏生邏盛邏盛生盛邏皮盛邏皮生皮邏閣皮邏閣浸疆大而五詔微弱會有破洱河蠻之功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為一昱為之奏請朝廷許之仍賜名歸義於是以兵威脅服羣蠻不從者滅之遂擊破吐蕃徙居大和城其後卒為邊患

天寶七載雲南王歸義卒子閣羅鳳嗣以其子鳳迦異為陽瓜州刺史

九載揚國忠德鮮于仲通薦為劍南節度使仲通性褊急失蠻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雲南太守張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閣羅鳳不應虔陀遣人詈辱之仍密奏其罪閣羅鳳忿怨是歲發兵反攻陷雲南殺虔陀取夷州三十二

載夏四月壬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



蠻大敗於瀘南時仲通將兵八萬分二道出戎舊
州至曲州靖州南詔王閣羅鳳遣使謝罪請還所
俘掠城雲南而去且曰今吐蕃大兵壓境若不許
我我將歸命吐蕃雲南非唐有也仲通不許囚其
使進軍至西洱河與閣羅鳳戰軍大敗士卒死者
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叙其
戰功閣羅鳳斂戰尸築爲京觀遂北臣於吐蕃蠻
語謂弟爲鐘吐蕃命閣羅鳳爲贊普鐘號曰東帝
給以金印閣羅鳳刻碑於國門言已不得已而叛
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賞後世容復歸唐當
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制大募兩

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二

三

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聞雲南多瘴癘未戰
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
捕人連枷送詣軍所舊制百姓有勲者免征役時
調兵旣多國忠奏先取高勲於是行者愁怨父母
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

十一載夏六月甲子楊國忠奏吐蕃兵六十萬救
南詔劔南兵擊破之於雲南克故隰州等三城捕
虜六千三百以道遠簡壯者千餘人及酋長降者
獻之

十三載夏六月侍御史劔南留後李宓將兵七萬
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

糧盡士卒罹瘴疫及飢死七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必被擒全軍皆沒揚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肅宗至德元載南詔乘亂陷越雋會同軍據清溪關尋傳驃國皆降之

代宗大曆十四年秋九月南詔王閣羅鳳卒子鳳迦異前死孫異牟尋立冬十月丁酉朔吐蕃與南詔合兵十萬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曰吾欲取蜀以爲東府西川節度使崔寧在京師所留諸將不能禦虜連陷州縣刺史棄城走上民竄匿山谷上憂之趣寧歸鎮寧已辭楊炎言於上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寧雖入朝全師尚守其後貢賦不入與無蜀同且寧本與諸將等夷因亂得位威令不行今雖遣之必恐無功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願陛下熟察上曰然則柰何對曰請留寧發朱泚所領范陽戍兵數千人雜禁兵往擊之上憂不克因而得內親兵於其腹中蜀

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它帥 里沃壤復爲國
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 貞遂留寧初馬璘
憲涇原都知兵馬使李晟功名追入宿衛爲右神
策都將上發禁兵四千人使晟將之發邠隴范陽
兵五千使金吾大將軍安邑曲環將之以救蜀東
川出軍自江油趣白坭與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
破之范陽兵追及於七盤又破之遂克維茂二州
李晟追擊於大度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詔飢寒隕
於崖谷死者八九萬人吐蕃悔怒殺誘導使之來
者異牟尋懼築首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
封之爲日東主

德宗貞元三年

初雲南王閣羅鳳陷嵩州獲西

瀘令鄭回回相州人通經術閣羅鳳愛重之其子
鳳迦異及孫異牟尋曾孫尋夢湊皆師事之每授
學回得捷之及異牟尋爲王以回爲清平官清平
官者蠻相也凡有六人而國事專決於回五人者
事回甚卑謹有過則回撻之雲南有衆數十萬吐
蕃每入寇常以雲南爲前鋒賊斂重數又奪其險
要地立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因說異牟
尋復自歸於唐曰中國尚禮義有惠澤無賦役異
牟尋以爲然而無路自致凡十餘年及西川節度
使韋臯至鎮招撫境上羣蠻異牟尋潛遣人因請

蠻夷內附臯奏今吐蕃葉好暴亂鹽夏宜因雲南
及八國生羌有歸化之心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
分其勢上命臯先作白迭將書以諭之微觀其趣

閏五月己未臯與東蠻和義王苴那時
使訶伺導達雲南 六月臯以雲南頗知書

壬辰自以書招諭之公趣遣使入見

四年夏四月雲南王苴共牟尋欲內附未敢自遣使
先遣其東蠻鬼主驃旁苴夢衝苴烏星入見五月
乙卯宴之於麟德殿賜賚甚厚封王給印而遣之
冬十月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
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

四百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二五

五

列子

於瀘北臯臯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為書遺雲南于
叙其叛吐蕃歸化之誠貯以銀函使東蠻轉致吐
蕃吐蕃始疑雲南與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趣
蜀之路雲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
猜阻歸唐之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
矣然吐蕃業已入寇遂分兵四萬攻兩林驃旁三
萬攻東蠻七千寇法溪關五千寇銅山臯遣黎州
刺史韋晉等與東蠻運兵禦之破吐蕃於清溪關
外 十一月吐蕃屢遣人誘脅雲南

五年春二月丁亥臯遣異牟尋書稱回鶻屢請
子共滅吐蕃王 八早定計一旦為回鶻所先

則王累代功名虛棄矣且雲南久為吐蕃屈辱今不乘此時依大國之勢以復怨雪恥後悔無及矣雲南雖貳於吐蕃亦未敢顯與之絕冬十二月壬辰韋臯復以書招諭之

七年韋臯比年致書招雲南王異牟尋終未獲報然吐蕃屢發雲南兵雲南與之益少臯知異牟尋心附於唐討擊副使段忠義本閣羅鳳使者也六月丙申臯遣忠義還雲南并致書敦諭之

冬十二月吐蕃知韋臯使者在雲南遣使讓之雲南王異牟尋給之曰唐使本蠻也臯聽其歸耳無它謀也因執以送吐蕃多取其大臣之子為質雲南

三百八十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五

六

吐蕃

愈怨勿鄧酋長苴夢衝潛通吐蕃躬誘羣蠻隔絕雲南使者韋臯遣三部落總管蘇危將兵至琵琶川

八年春二月壬寅執夢衝數其罪而斬之雲南之路始通冬十一月吐蕃雲南日益相猜每雲南兵至境上吐蕃輒亦發兵聲言相應實為之備辛酉韋臯復遣雲南王書欲與共襲吐蕃驅之雲嶺之外悉平吐蕃城堡獨與雲南築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

九年夏五月雲南王異牟尋遣使者三輩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各齎生金丹砂詣韋臯金

以示堅丹砂以示赤心三分自舉所與書為信皆達
成都異牟尋上表請棄吐蕃歸唐并遺帛書自
稱唐故雲南王孫吐蕃贊普義弟曰東王臯遣其
使者詣長安并上表賀上賜異牟尋詔書令臯遣
使慰撫之 冬十月甲子臯遣其節度巡官
崔佐時齎詔書詣雲南并自為帛書答之

十年春正月崔佐時至雲南所都羊苴咩城吐蕃
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雲南王異牟尋尚不欲吐
蕃知之令佐時衣牂柯服而入佐時不可曰我大
唐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牟尋不得已夜迎之
佐時大宣詔書異牟尋恐懼顧左右失色業已歸

四十一

通鑑卷之五十二

劉三

唐乃歔歔流涕俯伏受詔鄭回密見佐時教之故
佐時盡得其情因勸異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吐
蕃所立之號獻其金印復南詔舊名異牟尋皆從
之仍刻金契以獻異牟尋帥其子尋夢湊等與佐
時盟於點蒼山神祠先是吐蕃與回鶻爭北庭大
戰死傷頗衆徵兵萬人於雲南異牟尋辭以國小
請發三千人吐蕃少之益至五千乃許之異牟尋
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晝夜兼行襲
擊吐蕃戰於神川大破之取鐵橋等十六城虜其
五王降其衆十餘萬戍戍遣使來獻捷 夏六
月雲南王異牟尋遣其弟湊羅揀獻地圖土貢及

吐蕃所給金印請復號南詔癸丑以祠部郎中來
滋為冊南詔使賜銀窠金印文曰貞元冊南詔印
滋至其國異牟尋北面跪受冊印誓首再拜因與
使者宴出玄宗所賜銀平脫馬頭盤二以示滋又
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賜龜茲樂惟二人在耳
滋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子孫孫盡忠於唐異牟
尋拜曰敢不謹承使者之命

十一年秋九月丁巳加韋臯雲南安撫使一南詔
攻吐蕃昆明城取之又虜施順二蠻王

十五年夏四月南詔異牟尋遣使與韋臯約共擊
吐蕃臯以兵糧未集請俟它年冬十二月吐

蕃衆五萬分擊南詔及雋州異牟尋與韋臯各發
兵禦之吐蕃無功而還

憲宗元和三年冬十二月南詔異牟尋卒子尋閣
勸立

四年雲南王尋閣勸卒子勸龍晟立

十一年春二月南詔勸龍晟淫虐不道上下怨疾
弄棟節度王嵯巔弑之立其弟勸利德嵯巔
賜姓蒙氏謂之大容容蠻言兄也

穆宗長慶三年秋七月南詔勸利卒國人請立其
弟豐祐豐祐勇敢善用其衆始慕中國不與父連
名

文宗大和三年冬十一月

西川節度使杜元

穎奏南詔入寇元穎以舊相文雅自高不曉軍事專務蓄積減削士卒衣糧西南戍邊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蠻境鈔盜以自給蠻人反以衣食資之由是蜀中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詔自嵯巔謀大舉入寇邊州屢以告元穎不之信嵯巔兵至邊城一無備禦蠻以蜀卒為鄉導襲陷雋戎二州甲辰元穎遣兵與戰於邛州南蜀兵大敗蠻遂陷邛州詔發東川興元荆南兵以救西川十二月丁未朔又發鄂岳襄鄧陳許等兵繼之己酉以東川節度使郭釗為西川節度使兼權東川節度事嵯巔自邛州引兵徑抵成都庚戌陷其外郭杜元穎帥眾保牙城以拒之欲遁去者數四壬子貶元穎為邵州刺史己未以右領軍大將軍董重質為神策諸道西川行營節度使又發太原鳳翔兵赴西川南詔寇東川入梓州西郭釗兵寡弱不能戰以書責嵯巔巔復書曰杜元穎侵擾我故興兵報之耳與釗修好而退蠻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撫蜀人市肆安堵將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蜀人恐懼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嵯巔自為軍殿及大度水嵯巔謂蜀人曰此南吾境也聽汝哭別鄉國眾皆慟哭赴水死者以千計

自是南詔工巧埒於蜀中嵯巔遣使上表稱蠻比
修職貢豈敢犯邊正以杜元穎不恤軍士怨苦元
穎競爲鄉導祈我此行以誅虐帥誅之不遂無以
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丁卯再貶元穎循州司
馬詔董重質及諸道兵皆引還郭釗至成都與南
詔立約不相侵擾詔遣中使以國信賜嵯巔

四年秋九月西川節度使郭釗以疾求代冬十月
戊申以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蜀自
南詔入寇一方殘弊郭釗多病未暇完補德裕至
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
老於軍旅習邊事者雖走卒蠻夷無所間詔以山

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
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或
無土則以石壘之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
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來得萬人成
都得二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邊兵又不
宜多須力可臨制崔旰之殺郭英又張朮之逐張
延賞皆鎮兵也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
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三月亦歸蜀人恐懼德裕
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
弱新爲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
則與杜元穎時無異蜀不可保恐議者云蜀經蠻

寇以來已自增兵邠者蠻寇已逼元穎始捕市人
為兵得三千餘人徒有其數實不可用郭釗募北
兵僅得百餘人臣復召募得二百餘人此外皆元
穎舊兵也恐議者又聞一夫當關之說以為清溪
可塞臣訪之蜀中老將清溪之旁大路有三自餘
小徑無數皆東蠻臨時為之開通若言可塞則是
欺罔朝廷要須大度水北更築一城迤邐接黎州
以大兵守之方可況聞南詔以所掠蜀人二千及
金帛賂遺吐蕃若使二虜知蜀虛實連兵入寇誠
可深憂其朝臣建言者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
狀留入堂案它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

四百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十一

三吳宗

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
蜀人粗安

五年夏五月丙辰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遣使詣
南詔索所掠百姓得四千人而還

宦官弒逆

甘露之變附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淮西既平上浸驕侈戶部侍
郎判度支皇甫鏞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异曉其
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鏞又以厚賂結
吐突承璀甲辰鏞以本官兵以工部侍郎並同平
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
亦嗤之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度恥與小

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爲鑄異皆錢
穀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無不駭
笑況鑄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凡中外仰給
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
士怨怒會臣至行營曉諭慰勉僅無潰亂今舊將
舊兵悉向淄青聞鑄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
地矣程昇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煩劇不
宜爲相至如鑄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
聰足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恥
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
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竊叢體所可惜者淮西湯

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
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
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
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鑄自知不爲衆
所與益爲巧諂以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
給事中崔植封還敕書極論之乃止植祐甫之弟
子也 上晚節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
道古先爲鄂岳觀察使以貪暴聞恐終獲罪思所
以自媚於上乃因皇甫鑄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
生藥甲戌詔泌居興唐觀煉藥 十一月柳泌
言於上曰天台山神仙所聚多靈草臣雖知之力

不能致誠得爲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信之丁亥以
泌權知台州刺史仍賜服金紫諫官爭論奏以爲
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賦政者上曰煩一州
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
臣莫敢言

十四年冬十月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
所得而懼舉家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
皇甫鏞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
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潏上言以爲除天下之害
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黃
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

所在多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浸繁借令天下真
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
門以大言自衒竒伎驚衆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
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
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藏
斤此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
自餌一年則眞僞自可辯矣上怒十一月己亥貶
潏江陵令

十五年 初左軍中吐突承璀謀立澧王煇爲
太子上不許及上寢疾承璀謀尚未息太子聞而
憂之密遣人問計於司農卿郭釗釗曰殿下但盡

孝謹以俟之勿恤其它釗太子之舅也上服念
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
子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
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
中尉吳守謙與諸宦官馬汝澤劉承偕韋元素王
正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恽賜左右
神策軍士錢人五十緡六軍威遠人三十緡左右
金吾人十五緡閏月丙午穆宗即位于太極殿東
序 丁未輟西宮朝臨集羣臣於月華門外貶皇
甫錡爲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 壬子杖殺柳泌
及僧大通自餘方士皆流嶺表貶左金吾將軍李

四日大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十四

三五

道古循州司馬

二月丁丑上御丹鳳門樓赦

天下事畢盛陳倡優雜戲於門內而觀之丁亥上
幸左神策軍觀手搏雜戲庚寅監察御史楊虞卿
上疏以爲陛下宜延對羣臣周徧顧問惠以氣色
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訶寃如此而不致升平者
未之有也衡山人趙知微亦上疏諫上遊畋無節
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秋八月上甫過公除

即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九月欲以重陽大宴拾
遺李珣帥其同僚上疏曰伏以元朔未改園陵尚
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
制猶服心喪遵同軌之令冒始離京告遠夷之使

未復命過密山弛禁蓋為齊人合譙內庭事將未可
上不聽 冬十月壬子羣臣入閣返諫議大夫

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過多畋遊無度
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晨夕與
近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
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
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時久無閣中論事者
上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
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
也覃珣瑜之子也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
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為慰公著對曰

四百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十一

王長宗

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
來公卿大夫競為遊宴沈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
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
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 十一月上將幸

華清宮戊午宰相帥兩省供奉官詣延英門三上
表切諫且言如此臣輩當扈從末回對皆不聽諫
官伏門下至暮乃退己未未明上自複道出城幸
華清宮獨公主駙馬中尉神策六軍使帥禁兵千
餘人扈從晡時還宮

穆宗長慶二年冬十一月庚辰上與宦官擊毬於
禁中有宦者墜馬上驚因得風疾不能履地自是

人不聞上起居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十二月辛卯上見羣臣於紫震殿御大繩牀悉去左右衛官獨宦者十餘人侍側人情稍安李逢吉進言景王已長請立為太子裴度請速下詔副天下望上無言既而兩省官亦繼有請立太子者癸巳詔立景王湛為皇太子上疾浸瘳

三年春正月癸未賜兩軍中尉以下錢二月辛卯賜統軍軍使等錦綵銀器各有差 初翼城人鄭注眇小目下視而巧譎傾諂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羈貧甚嘗以藥術干徐州牙將牙將悅之薦於節度使李愬愬餌其藥頗驗遂有寵署為牙推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主守澄以眾情白愬請去之愬曰注雖如是然竒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往謁守澄守澄初有難色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守澄大喜延之中堂促膝笑語恨相見之晚明日謂愬曰鄭生誠如公言自是又有寵於守澄權勢益張愬署為巡官列於賓席注既用事恐牙將薦已者泄其本末密以它罪譖之於愬愬殺之及守澄入知樞密挈注以西為立居宅贍給之遂薦於上上亦厚遇之自上有疾守澄專制國事執傾中外注日夜出入

其家與之謀議語必通夕關通路遺人莫能窺其
迹始則有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求進數年之後
達官車馬滿其門矣

四年 初柳泌等既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上
餌其金石之藥有處士張臯者上疏以爲神慮澹
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
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
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庶人尚爾況於天子
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
得復循其覆轍乎今朝野之人紛紜竊議但畏忤
旨莫敢進言臣生長蓬艾麋鹿與遊無所邀求但
粗知忠義欲裨萬一耳上甚善其言使求之不獲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十一

鍾季未

庚午上疾復作壬申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欲
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
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
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
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
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
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
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是夕上崩于寢殿癸酉以
李逢吉攝冢宰丙子敬宗即位于太極東序 自
戊寅至庚辰上賜宦官服色及錦綵金銀甚衆或

一日賜綠明日賜緋

二月丁未上幸中和

擊毬自是數遊宴擊毬奏樂賞賜官官樂人不可
悉紀

三月上視朝每晏戊辰日絕高尚未坐
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諫議大夫
李渤白宰相曰昨日䟽論坐晚今晨愈甚請出閣
待罪於金吾仗既坐班退左拾遺劉栖楚獨留進
言曰憲宗及先帝皆長君四方猶多叛亂陛下富
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
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遐布臣
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
額叩龍墀見血不已響聞閣外李逢吉宣曰劉栖

四日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五

十八

鍾季升

楚休叩頭俟進止栖楚捧首而起更論宦官事上
連揮令出栖楚曰不用臣言請繼以死牛僧孺宣
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栖楚乃出待罪金吾仗於
是宰相贊成其言上命中使就仗并李渤宣慰令
歸尋擢栖楚為起居舍人仍賜緋栖楚辭疾不拜
歸東都

夏四月卜者蘇玄明與染坊供人張
韶善玄明謂韶曰我為子卜當升殿坐與我共食
今主上晝夜毬獵多不在宮中大事可圖也韶以
為然乃與玄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丙申匿
兵於紫草車載以入銀臺門伺夜作亂未達所詣
有疑其重載而詰之者韶急即殺詰者與其徒易

服揮兵大呼趣禁庭上時在清思殿擊毬諸宦者見之驚駭急入閉門走白上盜尋斬關而入先是右神策中尉梁守謙有寵於上每兩軍角伎藝上常佑右軍至是上狼狽欲幸右軍左右曰右軍遠恐遇盜不若幸左軍近上從之左神策中尉河中馬存亮聞上至走出迎捧上足涕泣自負上入軍中遣大將康藝金將騎卒入宮討賊上憂二太后隔絕存亮復以五百騎迎二太后至軍張韶升清思殿坐御榻與蘇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玄明驚曰事止此邪韶懼而走會康藝金與右軍兵馬使尚國忠引兵至合擊之殺韶玄明及其黨死者狼

藉逮夜始定餘黨猶散匿禁苑中明日悉擒獲之時宮門皆閉上宿於左軍中外不知上所在人情恆駭丁酉上還宮宰相帥百官詣延英門賀來者不過數十人盜所歷諸門監門宦者三十五人瀆當死己亥詔並杖之仍不改職任壬寅厚賞兩軍立功將士冬十月戊戌翰林學士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是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賜錦綵百匹銀器四百宗寶曆元年上游幸無常昵比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且二月壬午浙西觀察使李德

裕獻丹宸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謹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其納誨箴略曰漢驚流酒舉白浮鍾魏敷侈汰陵霄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為瑱是謂塞聰防微箴略曰亂臣猖蹶非可遽數立服莫辨觸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觀貌獻餐斯可戒懼上優詔荅之 冬十月上欲幸驪山温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

四百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二

卷三十一

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十一月庚寅幸温湯即日還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二年夏六月甲子上御三殿令左右軍教坊內園為擊毬手搏雜戲戲酣有斷臂碎首者夜漏數刻乃罷 壬辰宣索左藏見三銀十萬兩金七千兩悉貯內藏以便賜與 道士趙歸真說上以神仙僧惟貞齊賢正簡說上以禱祠求福皆出入宮禁上信用其言山人杜景先誦徧歷江嶺求訪異人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壽 百歲上遣中使迎之

八月乙巳息元至京師上館之禁中山亭上遊
戲無度狎暱羣小善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
獻力士又以錢萬緡付內園令召募力士晝夜不
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士咸恃恩
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
十二月辛丑上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澄
許文端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從實閻惟
直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
滅蘇佐明等弑上於室內劉克明等矯稱上旨命
翰林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好當軍國事
壬寅宣遺制絳王見宰相百官於紫宸外廡克明
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揚
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
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克明
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爲亂兵所害時事起蒼猝守
澄等以翰林學士韋處厚博通古今一夕處置皆
與之共議守澄等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爲辭處
厚曰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諱避又
問江王當如何踐阼處厚曰詰朝當以王教布告
中外以已平內難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
后令冊命即皇帝位當時皆從其言時不暇復問
有司凡百儀灋皆出於處厚無不叶宜癸卯以

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殿外廡王素服涕泣甲辰見諸軍使於少陽院趙歸真等諸術士及敬宗時佞幸者皆流嶺南或邊地乙巳文宗即位上自爲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掌者皆出之出三千餘人五坊鷹犬準元和故事量留校獵外悉放之有司供宮禁年支物並準貞元故事省教坊翰林摠監冗食千二百餘員停諸司新加衣糧御馬坊場及近歲別貯錢穀所占陂田悉歸之有司先宣索組繡彫縷之物悉罷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竒日未嘗不視朝對宰相羣

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其輟朝放朝皆用偶日中外翕然相賀以爲太平可冀

文宗大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入主之右人莫敢言辛巳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柰何以藝近五六人摠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

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恃廢立之權
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威
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
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
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又曰陛下何
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
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旣不能
治於前當治於後旣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
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矣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
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
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
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
漸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又曰
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
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
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
也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
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濼宜畫一官宜正
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
下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於中濼宜
守門人無所指實由兵農勢重而中外濼宜
守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

一於養勳階軍容合中...
言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陷軍門視震...
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
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騁綫藩...
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
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
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正經文緯武之旨邪...
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
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
一命之寵哉 甲午賢良方正裴休李邵李甘杜牧馬...
植崔璵王式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

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劉蕡策皆歎服而畏宦...
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
執政抑之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
乃上疏以爲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今有...
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
絕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
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牧佑之...
孫植勛之子式起之子慎由融之玄孫也

四年上患宦官彊盛憲宗敬宗弒逆之黨猶有在...
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橫招權納賄上不能制...
等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

上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爲尚書右丞
七月癸未以申錫同平章事

五年春二月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
侍郎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
王守澄知之陰爲之備上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汪
令神策都虞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以成
守澄奏之上以爲信然甚怒守澄欲即遣二百騎
屠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
亂矣宜召它相與議其事守澄乃止是日旬休遣
中使悉召宰相至中書東門中使曰所召無宋公
名申錫知獲罪望延英以笏叩額而退宰相至延
英上示以守澄所奏相顧愕眙上命守澄捕豆盧
著所告十六宅宮市品官晏敬則及申錫親事王
師文等於禁中鞠之師文亡命三月庚子申錫罷
爲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寃者獨京兆
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庭
覈實由是獄稍緩正雅翊之子也晏敬則等自誣
服稱申錫遣王師文達意於王豫結異日之知獄
成壬寅上悉召師保以下及臺省府寺大臣面詢
之午際左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
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蔣係斐休韋溫等復請對
於延英乞以獄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

之矣屢遣之出不退玄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慎況宰相乎上意稍解曰當更與宰相議之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爲宰相假使如所謀復欲何求申錫殆不至此鄭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癸卯貶漳王湊爲巢縣公宋申錫爲開州司馬玄亮即日請致仕玄亮磁州人質通五世孫係又之子元襄江州人也晏敬則等坐死及流竄者數千百人申錫竟卒於貶所

七年前邠寧行軍司馬鄭注依倚王守澄權勢燠灼上深惡之九月丙寅侍御史李欵閣內奏彈注

內通敕使外連朝士兩地往來卜射財賄晝伏夜動于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灋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匿注於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皆惡注左軍將李弘楚說元素曰鄭注姦猾無雙外驚不除使成羽翼必爲國患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弘楚請以中尉意詐爲有疾召使治之來則中尉延與坐弘楚侍側伺中尉舉目擒出杖殺之中尉因見上叩頭請罪具言其姦楊王必助中尉進言況中尉有翼戴之功豈以除姦而獲罪乎元素以爲然召之注至螻蛄鼠伏佞辭泉涌元素不覺執手款曲諦聽

弘楚詞伺往復再三元素不 以金帛厚遺注而
遣之弘楚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斷必不免它日之
禍矣因解軍職去頃之疽發 日卒王涯之為相注
有力焉且畏王守澄遂寢李款之奏守澄言注於
上而釋之尋奏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朝野駭
歎 冬十二月庚子上始得風疾不能言於是
王守澄薦昭義行軍司馬鄭注善醫上徵注至京
師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

八年夏六月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員外
郎李中敏上表以為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
宋申錫之冤濫鄭注之姦邪今致雨之方莫若斬

四九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二十七

黃佐

注而雪申錫表留中中敏謝病歸東都 李仲言
遇赦還東都鄭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
以仲言為四門助教給事中 事見朋黨之禍 秋九月

辛亥徵昭義節度副使鄭注至京師 冬十月

庚寅以李仲言為翰林侍讀學士 十一月丙

子李仲言請改名訓 十二月己卯以昭義節

度副使鄭注為大僕卿郭承嘏累上疏言其不可
上不聽於是注詐上表固辭上遣中使再以告身

賜之不受 初宋申錫與御史中丞宇文鼎受密

詔誅鄭注使京兆尹王璠掩捕之璠密以堂帖示

王守澄注由是得免深德璠璠又與李訓善於是

訓注共薦之自浙西觀察使徵為尚書左丞

九年夏四月癸巳以鄭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
注始受之仍舉倉部員外郎李款自代曰加臣之
罪雖於理亦無辜在款之誠乃事君而盡節時人
皆哂之 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上外雖包容
內不能堪李訓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
數以微言動上上見其才辯意訓可與謀大事且
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
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己任二人相挾朝夕
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中或
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
官擅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右
領軍將軍興寧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
隙訓注為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五月乙
丑以士良為左神策中尉守澄不悅 李訓鄭注
為上畫太平之策以為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
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諸掌上以為信然寵任日
隆 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為相侍御史李甘揚
言於朝曰白麻出我必壞之於庭癸亥貶甘封州
司馬然李訓亦忌注不欲使為相事竟寢 甲子
以國子博士李訓為兵部郎中知制誥依前侍讀
學士 八月丁丑以太僕卿鄭注為工部尚書

充翰林侍講學士注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上以師友待之注之初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李珣曰卿知有鄭注乎亦嘗與之言乎對曰臣豈特知其姓名兼深知其爲人其人姦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臣忝在近密安敢與此人交通戊寅貶珣江州刺史 憲宗之崩也人皆言宦官陳弘志所爲時弘志爲山南東道監軍李訓爲上謀召之至青泥驛癸亥封杖殺之 鄭注求爲鳳翔節度使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不可丁卯以固言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注爲鳳翔節度使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旣誅宦官并圖注也注欲取名家才望之士爲參佐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爲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爲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戊辰以右神策中尉行右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王守澄爲左右神策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李訓鄭注爲上謀以虛名尊守澄實奪之權也已已以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舒元輿爲刑部侍郎兵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侍講學士李訓爲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仍命訓三二日一入翰林講易元輿爲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爲之彈擊由

是得爲相又上憲李宗閔李德裕多朋黨以賈餘
及元輿皆孤寒此以進故擢爲相庶其無黨耳訓起
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訓或在中書
或在翰林天下事皆決於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
惟恐不逮自中尉樞密禁衛諸將見訓皆震懼迎
拜叩首壬申以刑部郎中兼御史知雜李孝本權
知御史中丞孝本宗室之子依訓注得進

冬

十月李訓鄭注密言於上請除王守澄辛巳遣守
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贈揚州大都督訓注本
因守澄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
訓注之陰狡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乙酉鄭

四百九十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三十一

赴鎮 庚子以東都留守司徒兼侍中裴度兼

書令餘如故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
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
朝著俊乂爲當路所軋置之散地訓皆引居崇秩
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
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知將敗矣 十一月

丙午以大理卿郭行餘爲邠寧節度使癸丑以河
東節度使同平章事李載義兼侍中丁巳以戶部
尚書判度支王璠爲河東節度使戊午以京兆尹
李石爲戶部侍郎己未以京兆少尹羅立言權
知府事石神符之五世孫也己未以太府卿韓約

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始鄭注與守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皆持白楮懷其斧以爲親兵是月戊辰王守澄葬於漣水注奏請入護葬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漣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璠以赴鎮爲名多募壯士爲部曲并用金吾嘉禾府吏卒先期誅宦官者已而并注去之行餘璠立言約及中丞李孝本皆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與是數人及舒元興謀之它人皆莫之知也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不報平安奏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臣遽門奏訖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賀訓元興勸上親往觀之以承天貺上許之百官退班於含元殿日加辰上乘軟輿出紫宸門升含元殿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還訓奏臣與衆人驗之殆非真甘露未可遽宣布恐天下稱賀上曰豈有是邪顧左右中尉仇士良心弘帥諸宦者往視之宦者既去訓遽召郭行餘王璠曰來受敕旨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已先使人召之令入受敕獨東兵入邠寧兵竟不至仇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

之曰將軍何為如是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
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走出門者欲閉之士良
叱之關不得上士良等犇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
金吾衛士曰來上殿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者
曰事多矣請陛下還宮即舉軟輿迎上扶升輿決
殿後果魚疾趨北出訓攀輿呼曰臣奏事未竟陛
下不可入宮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
三百餘自東來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餘自
西來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
乘輿迤邐入宣政門訓攀輿呼益急上叱之宦官
郝志榮奮拳毆其脅偃於地乘輿既入門隨闔宦
者皆呼萬歲百官駭愕散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
綠衫衣之走馬而出揚言於道曰我何罪而竄謫
人不之疑王涯賈餗舒元興還中書相謂曰上且
開延英召五屬議之兩省官諸宰相請其故皆曰
不知何事諸公各自便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
出不遜語上慙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
使劉泰倫魏仲卿等各帥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閣
門討賊王涯等將會食吏白有兵自內出逢人輒
殺涯等狼狽少走兩省及金吾吏卒千餘人填門
爭出門尋聞其不得出者六百餘人皆死士良等
分兵閉官門索諸司討賊黨諸司吏卒及民酷販

在中者皆死死又千餘人橫尸流血狼籍塗地
諸司印及圖籍帷幕噐皿俱盡又遣騎各千餘出
城追亡者又遣兵大索城中舒元輿易服單騎出
安化門禁兵追擒之王涯徒步至永昌里茶肆禁
兵擒入左軍涯時年七十餘被以桎梏掠治不勝
苦自誣服稱與李訓謀行大逆尊立鄭注王璠歸
長興坊私第閉門以其兵自防神策將至門呼曰
王涯等謀反欲起尚書爲相魚護軍令致意璠喜
出見之將趨賀再三璠知見給涕泣而行至左軍
見王涯曰二十兄自反胡爲見引涯曰五弟昔爲
京兆尹不漏言於王守澄豈有今日邪璠俯首不
言又收羅立言於太平里及涯等親屬奴婢皆入
兩軍繫之戶部員外郎李元臯訓之再從弟也訓
實與之無恩亦執而殺之故嶺南節度使胡証家
鉅富禁兵利其財託以搜賈餼入其家執其子渤
殺之又入左常侍羅讓詹事渾鐵翰林學士黎埴
等家掠其貨財掃地無遺鐵城之子也坊市惡少
年因之報私仇殺人剽掠百貨互相攻劫塵埃蔽
天癸亥百官入朝日出始開建福門惟聽以從者
一人自隨禁兵露刃夾道至宣政門尚未開時無
宰相御史知班百官無復班列上御紫宸殿問宰
相何爲不來仇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因以涯

手狀呈上召左僕射令狐楚右僕射鄭覃等升殿示之上悲憤不自勝謂楚等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也誠如此罪不容誅因命楚覃留宿中書參決機務使楚覃制宣告中外楚叙王涯賈餗反事涯况仇士良等不悅由是不得爲相時坊市剽掠者猶未止命左右神策將楊鎮斬遂良等各將五百人分屯通衢擊鼓以警之斬十餘人然後定賈餗變服潛民間經宿自知無所逃素服乘驢詣興安門自言我宰相賈餗也爲奸人所污可送我詣兩軍門者執送西軍李孝本改衣綠猶服金帶以帽鄣面單騎犇鳳翔至咸陽西追擒之甲子以右僕射鄭覃同平章事李訓素與終南僧宗密善往投之宗密欲剃其髮而匿之其徒不可訓出山將犇鳳翔爲蓋屋鎮遏使宋楚所擒械送京師至昆明池訓恐至軍中更受酷辱謂送者曰得我者則富貴矣聞禁兵所在搜捕汝必爲所奪不若取我首送之送者從之斬其首以來乙丑以戶部侍郎判度支李石同平章事仍判度支前河東節度使李載義復舊任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神策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獻于廟社徇于兩市命百官臨視要斬于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外親屬無

親踈皆死孩穉無遺妻又不死者沒爲官婢百姓
性親者怨王涯推茶或詭言或投瓦礫擊之

臣光曰論者皆謂涯餓有二學名聲初不知訓注
之謀橫罹覆族之禍憤歎其寃臣獨以爲不然天
顧危不扶焉用彼相涯餓安高位飽重祿訓注小
人窮奸究險力取將相涯餓與之比肩不以爲耻
國家危殆不以爲憂偷合苟容日復一日自謂得
保身之良策莫我如也若使人人如此而無禍與
奸臣孰不願之哉一旦禍生不虞足折刑剝蓋天
誅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 王涯有再從弟沐

家於江南老且貧聞涯爲相跨驢詣之欲求一薄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五

三十五

何遜

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落莫久之
不凶嬖奴以道所欲涯許以微官自是日夕造涯
之門以俟命及涯家被收沐適在其第與涯俱腰
斬舒元輿有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輿愛之從元輿
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
薄之守謙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輿亦不留守謙悲
歎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輿收族守謙獨免是日以
令狐楚爲鹽鐵轉運使左散騎常侍張仲方權知
京兆尹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上
不豫知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
薛平幹似先義逸劉英誦等李訓鄭注因之遣分

詣鹽州靈武涇原夏州振武鳳翔巡邊命翰林學士顧師邕為詔書賜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丙寅以師邕為矯詔下御史獄先是鄭注將親兵五百已發鳳翔至扶風扶風令韓遼知其謀不供具攜印及吏卒犇武功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仇士良等使人齎密敕授鳳翔監軍張仲清令取注仲清惶惑不知所為押牙李叔和說仲清曰叔和為公以好召注屏其從兵於坐取之事立定矣叔清從之伏甲以待注注恃其兵衛送詣仲清叔和相引其從兵享之於外注獨與數人入既啜茶叔和抽刀斬注因閉外門悉誅其親兵

不出密敕宣示將士遂滅注家并殺副使錢可復節度判官盧簡能觀察判官蕭傑掌書記盧弘茂等及其支黨死者千餘人可復徽之子簡能縊之丁傑悅之弟也朝廷未知注死丁卯詔削奪注官爵命蕭道按兵觀變以左神策大將軍陳君奭為鳳翔節度使戊辰夜張仲清遣李叔和等以注首入獻梟於興安門人情稍安京師諸軍始各還營

詔將士討賊有功及娖隊者官爵賜賚各有差

神策軍獲韓約於崇義坊己巳斬之仇士良等

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

又書而已官宦氣益盛道濟天子下視宰相

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于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爲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官者稍屈摺紳賴之時中書惟有空垣破屋百物皆闕江西湖南獻衣糧百二十分充宰相召募從人辛未李石上言宰相若忠正無邪神靈所祐縱遇盜賊亦不能傷若內懷姦罔雖兵衛甚設鬼得而誅之臣願竭赤心以報國止循故事以金吾卒導從足矣其兩道所獻衣糧並乞停寢從之十二月壬申朔顧師邕流儋州至商山賜死度支奏籍鄭注家貨得絹百餘萬匹它物稱是庚辰上問宰相坊市安未李石對曰漸安然比日

寒冽特甚蓋刑殺太過所致鄭覃曰罪人周親前已皆死其餘殆不足問時宦者深怨李訓等凡與之有瓜葛親或暫蒙獎引者誅貶不已故二相言之李訓鄭注既誅召六道巡邊使田全操等怨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殺之癸未全操等乘驛疾驅入金光門京城訛言有寇至士民驚譟縱橫走塵埃四起兩省諸司官聞之皆奔散有不及束帶鞞而乘馬者鄭覃李石在中書顧更卒稍稍逃去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官之石曰宰相位尊豈重人心所屬不可輕

遂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

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
至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相繼傳呼閉皇城諸
司門左金吾大將軍陳君賞帥其衆立望仙門下
謂敕使曰賊至閉門未晚謂徐觀其變不宣示弱
至晡後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衣緋皂執弓刀
北望見皇城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
幾再亂矣時兩省官應入直者皆與其家人辭訣
丁亥詔逆人親黨自非前已就戮及指名收捕
者餘一切不問諸司官吏雖爲所脅從涉於誑誤
皆赦之它人毋得妄相告言及相恐喝見亡匿者
勿復追捕三日內各聽自歸本司時禁軍暴橫京
兆尹張仲方不敢詰宰相以其不勝任出爲華州
刺史以司農卿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
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
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輔佐天子
紀綱四海今近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
鎮服四夷即趨出上馬命左右擒軍將俟於下馬
橋元賞至則已解衣跣之矣其黨訴於仇士良士
良遣官者召之曰中尉屈大尹元賞曰屬有公事
行當繼至遂杖殺之乃白服見士良士良曰癡書
生何敢杖殺禁軍大將元賞曰中尉大臣也宰相
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

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怒乎中尉與國同體當
惜灑元賞已凶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
將已死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成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上御宣政殿赦天下
悅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諫議大夫馮定言
不可乃止定宿之弟也 二月昭義節度使

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國
匪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
中尉自爲救死之謀遂致相殺誣以反逆誠
平設若宰相實有異圖當變之有司正其刑
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

血千門僵尸萬計搜羅枝蔓中外恫疑臣
叩闕廷面陳臧否恐并陷擊戮事亦無成謹
即封疆訓練士卒內爲陛下心腹外爲陛下
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內申加從諫檢

校司徒 三月左僕射令狐楚從容奏王涯等
既伏辜其家夷滅遺骸棄捐請官爲收瘞以順陽
和之氣上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一人於
城西各賜衣一襲仇士良潛使人發之棄骨於渭
水丁未皇城守郭皎奏諸司儀仗有鋒刃者請
皆輸軍器使里 立仗別給儀刃從之劉從諫復言

官稱臣之所

則漚等宜蒙湔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
心寬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暴揚仇士良等罪
上召見楚長懃諭遣之時士良等恣橫朝
上憂破家及從諫表至士良等憚之由是鄭
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彊
夏四
巳酉上御紫宸殿宰相因奏事拜謝外間因
天子欲令宰相掌禁兵已拜恩矣由是中外復
猜阻人情凶凶士民不敢解衣寢者數日乙丑
石奏請召仇士良等面釋其疑上為召士良等
上及石等共諭釋之使毋疑懼然後事解
九月丁丑李石為上言宋申錫忠直為讒人

竄死遐荒未蒙昭雪上俛首久之既而流涕

曰茲事朕久知其誤奸人逼我以社稷大計

幾不能保况申錫僅全腰領耳非獨內臣外廷

有助之者皆由朕之不明曷使遇漢昭帝必無此

冤矣鄭輩李固言亦共言其冤上深痛恨有慙色

庚辰詔悉復申錫官爵以其子慎微為成固尉

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什減

六七雖宴享音伎雜遝盈庭未嘗解顏閑居或徘徊

眺望或獨語歎息壬午上於延英謂宰相曰朕

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對曰為理者不可

曰朕每讀書必為元主憂石曰方今

外之臣其間小人尚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
彼有公清奉灑如劉弘逸薛季稜者陛下亦宜褒
賞以勸爲善甲申上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
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
臣等之罪也

三年春正月甲子李石入朝中途有盜射之微傷
左右奔散石馬驚馳歸第又有盜邀擊於坊門斷
其馬尾僅而得免上聞之大驚命神策六軍遣兵
防衛敕中外捕盜甚急竟無所獲乙丑百官入朝
者九人而已京城數日方安 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李石承甘露之亂人情危懼宦官恣橫忘身徇
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
石懼累表稱疾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丙
子以石同平章事充荆南節度使 太子永之母
王德妃無寵爲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頗好遊宴
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毀之九月壬戌上開延英召
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疏太子過惡議廢之曰是
宜爲天子乎君等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過國本
至重豈可輕動御史中丞狄兼謩論之尤切至於
涕泣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
豈獨太子之過乎癸亥翰林學士六人神策六軍
軍使十六人復上表論之上意稍解是夕太子

得歸少陽院如京使王少華等及宦官宮人坐沛
死者數十人 冬十月太子承猶不悛庚子暴
薨謚曰莊恪

四年冬十月 愍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為嗣上謀於
宰相李珣非之內寅立敬宗少子陳王成美為皇
太子丁卯上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撞一夫來
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泣然流
涕曰朕貴為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材等
四人宮人張十十等責之曰構害太子皆爾曹也
今更立太子復欲爾邪執以付吏己巳皆殺之上
因是感傷舊疾遂增 十一月乙亥上疾少間坐

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
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
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
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
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
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五年春正月己卯詔立穎王漙為皇太弟應軍國
事權令向當且言太子成美年尚沖幼未漸師資
可復封陳王時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
引楊嗣復李珣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
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乃言太子幼且

更議所立李珣曰太子位已定豈得
遷沈毅有斷喜愠不形於色與安王溶皆素為上所厚異於諸王辛巳上崩於太和殿以楊嗣復攝冢宰癸未仇士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敕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諫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不聽時仇士良等追怨文宗凡樂工及內侍得幸於文宗者誅貶相繼夷直復上言陛下自藩維繼統是宜儼然在疚以哀慕為速行喪禮早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戮戮先帝近臣驚率士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至重若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彼已在天網之內無所逃伏旬日之外行之何晚不聽辛卯文宗始大斂武宗即位 冬十一月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兼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為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太尉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武宗會昌元年 初知樞密劉弘逸薛季昶有寵文宗仇士良惡之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復出為湖南觀察使李珣出為桂管觀察使弘逸等於上勸上除之乙未賜弘逸

四日廿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四十三

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珏戶部尚書
尋滑丙申德裕與崔珙崔郾陳夷行三上奏又遣
密使至中書使入奏以為德宗疑劉晏動搖
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為冤兩河不臣者由茲
得以為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
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為之出涕嗣復等
若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誅
侯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不謀於臣等遽遣使誅
之人情莫不震駭願開延英賜對至晡時開延英
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極言陛下宜重慎此舉

毋致後悔上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
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眾以為冤今未
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為卿等釋之
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嗣位之際
宰相何嘗比數李珣季稜志在冰王嗣復弘逸志
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嗣
復仍與妃書云姑何不效則天臨朝彙使安王得
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
上曰楊妃嘗有疾文宗聽其第六思入侍月餘
此得通意指朕細詢內情狀皎然非虛也遂
遣二使更貶嗣復為潮州刺史李珣為昭州

裴夷直為驩州司

秋八月加仇士良觀軍

容使

二年夏四月上信任李德裕觀軍容使仇士良忌之會上將受尊號御丹鳳樓宣赦或告士良安撫與度支議草制減禁軍衣糧及馬芻粟士良揚言於衆曰如此至日軍士必於樓前誼譁德裕聞之乙酉乞開延英自訴上怒遽遣中使宣諭兩軍赦書初無此事且赦書皆出朕意非由宰相爾安得此言士良乃惶愧稱謝

三年夏四月上雖外尊寵仇士良內實忌惡之士良頗覺之遂以老病求散秩詔以左衛上將軍兼

內侍監知省事

六月癸酉仇士良以左衛上

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它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四年宦官發仇士良宿惡於其家得兵仗數千詔削其官爵籍沒家貲

宣宗大中八年上自即位以來治弒憲宗之黨誅竄其衆慮人情不安詔長慶之初亂臣賊子頃流竄已盡其餘族從踈遠者一切不問

十月上

以甘露之變惟李訓鄭注當死自餘王涯賈餗等
無罪詔皆雪其冤

朋黨之禍

唐穆宗長慶元年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
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
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
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
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
昌紳所屬皆不預焉及第者鄭即覃之弟裴謨度
之子蘇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
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一

四一六

餘

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曰誠如
文昌言上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夏四月丁
丑詔黜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
汝士開江令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寤徽曰
苟無愧心得喪一致柰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
為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紳敬立之曾孫起播之
弟也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
年
夏六月甲子裴度元稹皆罷相以兵部尚書
李逢吉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三年戶部侍郎牛僧孺妻亦為上所厚初韓弘之子

右驍衛將軍公武爲其父謀以財結中外及公武卒弘繼薨釋孫昭宗嗣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之盡取弘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朱句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大喜以示左右曰果然吾不繆知人三月壬戌以僧孺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地德裕出爲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爲李逢吉排已引僧孺爲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李逢吉爲相內結知樞密王守澄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常排抑之擬狀至內庭紳多所臧否逢吉患之而上待遇方厚

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宣后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不疑而可之會紳與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爭臺參及它職事文移往來辭語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協冬十月丙戌以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韓愈李紳入謝上各令自叙其事乃深寤壬辰復以愈爲吏部侍郎紳爲戶部侍郎

四年 初穆宗旣留李紳李逢吉愈忌之紳族子虞頗以文學知名自言不樂仕進隱居華陽川及從父耆爲左拾遺虞與耆書求薦誤達於紳紳以書誚之且以語於衆人虞深怨之乃詣逢吉悉以

紳平日密論逢吉之語告之逢吉益怒使虞與補闕張又新及從子前河陽掌書記仲言等伺求紳短揚之於士大夫間且言紳潛察士大夫有羣居議論者輒指為朋黨白之於上由是士大夫多忌之及敬宗即位逢吉與其黨快紳失勢又恐上復用之日夜謀議思所以害紳者楚州刺史蘇遇謂逢吉之黨曰主上初聽政必開延英左以對官惟此可防其黨以為然亟白逢吉曰事迫矣若俟聽政悔不可追逢吉乃令王守澄言於上曰陛下所以為儲貳臣備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度支員外郎李續之等繼上章

言之上時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有奏言紳謀不利於上請加貶謫上猶再三覆問然後從之二月癸未貶紳為端州司馬逢吉仍帥百官表賀既退百官復詣中書賀逢吉方與張又新語門者弗內良乂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眾駭愕辟易憚之右拾遺內供奉吳思獨不賀逢吉怒以思為吐蕃告哀使丙戌貶翰林學士龐嚴為信州刺史蔣防為汀州刺史嚴壽州人與防皆紳所引也給事中于敖素與嚴善封還敕書人為之懼曰于給事為龐蔣直冤犯宰相怒誠所難也及奏下乃言貶之太輕逢吉由是獎

之張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言貶紳太輕上許為
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讀學士韋處厚上疏
指述紳為逢吉之黨所護人情歎駭紳蒙先朝獎
用借使有罪猶宜容假以成三年無改之孝況無
罪乎於是上稍開寤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
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李紳疏請立上為太子
上乃嗟歎悉焚人所上譖紳書雖未即召還後有
言者不復聽矣 夏四月乙未以布衣姜洽為
補闕試大理評事陸洿布衣李虞劉堅為拾遺時
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續之李
虞劉栖楚姜洽及拾遺張權輿程昔範又有從而

四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四一九

庚

附麗之者時人惡逢吉者目之為八關十六子

敬宗寶曆元年春正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
孺以上荒淫嬖幸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
出乙卯升鄂岳為武昌軍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武
昌節度使 夏四月癸巳羣臣上尊號曰文武

大聖廣孝皇帝赦天下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
移者宜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翰林學士韋處厚
上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如此則應近
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也上即追赦
文改之紳由

江州長史

冬十月前河

掌書記李

陳留武昭之獄流象州

十

